

美烟公司



賽珍珠

S
M
D
G

1972

小序

在現代的美國作家之中，賽珍珠女士是比較最瞭解中國的人，所著如「大地」「兒子們」「愛國者」等小說，全是以中國為題材，久已膾炙人口。近又著「美國與中國」一書，對於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加以公正且縝密的檢討，大為中國張目，謂中國抗戰的目的，不僅在獲得軍事勝利，而尤注重保障全人類的自由；指出美國做戰目的的晦澀，並對於美國所標榜的民主主義，直道破其疏漏與矛盾，謂美國對有色人種之歧視，以及恢復亞洲固有權益之企圖，實為最大癥結云。在中國復興的曙光已露，亞洲方當黎明之際，賽珍

珠女士的言論與造成此種言論的背景，殊堪吾人重視，特就原文逐譯出之，以饗國人。

民國三十四年正月譯者識

美國與中國

人種偏見的影響

今日美國的黑人所以不得不在租金極高而設備粗陋的「特殊部落」居住，實在是由於一般美國人所具有的人種的偏見，使這些有色的美國國民處於隔離狀態的緣故。由於這種人的偏見，使這些黑人對於本身的工作不能表示任何意見，因為直到現在美國還有許多職業，拒絕黑人參加。

並且，這種人種的偏見，更使黑人的工資低減，永沒有增加的希望，目前美國的勞工公會，就明白規定着不許黑人勞工與白人勞工在平等的條件下加入公會。這種人種的偏見，實在就是造成居住在美國各地大小無數「特殊部落」的黑人，處境艱窘的惟一根本原因。

由於這種人種的偏見的影響，已經使國內各處黑人的心中漸漸發生一個極其重視的堅定信念，就是他們對於過去社會人指點而且深信不疑的「假如黑人能夠忍耐順從。奉公守法，謙虛為懷，那麼，他們雖是有色人種，也是堪為優秀的美國國民，倘使他們確能這樣，則可以獲得一切市民應享的權利，以為他們良好行為的獎勵」這種理想，已經感覺到，那完全是一片虛言了，現在他們已經漸漸明瞭，只因為他們是黑人，所以無論就



MG
D829.712
6

個人或就全體來說，全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

現在可以說大多數黑人，都抱着這種信念，這使向來樂天成性的黑人，逐漸發生了絕望的心情。

最近一般黑人指導者並且發出像下面的言論，就是黑人指導者縱使如何努力，終究不能使全體黑人社會蒙受怎樣的裨益，他們現已不復相信美國的國民是爲民主主義而奮鬥的，這些黑人指導者，並且曾經毫無忌憚地說過：「美國國民今後或將爲生存而奮鬥，但這決不是爲民主主義，才這樣做的」。

民主主義下的幻滅

前面所說黑人指導者和其他多數黑人所具有的這種信念，現已是迅速而普遍地擴展到一千二百萬全體黑人的中間，他們因爲鑒於前途的黑暗，已經立即發生了道德的頹廢現象，目下黑人青年男女對於自己國家的正義與安寧等已不再抱着任何希望，當這個絕望狀態浸透於社會的某一階層的時候，自必使犯罪的事件不斷的發生現在違犯罪事件頻發的現象，已不獨哈雷姆街（紐約市的黑人街）一處是這樣，實際上全國各都市都同樣的情形。

揣摩黑人間多年蓄積的絕望心情，所以突然表面化起來，當然有多種原因，中最大的原因，恐怕就在美國政府對於軍需產業的大部份，皆不以對待白人的

來採用黑人勞動者的這一點上吧！就黑人的立場來說，這件事實在是在他們在社會上全落處於絕望狀態的明證，因為這足以表明他們黑人，就是在防衛祖國工作的這一點上，也不能與白人居於同等的地位啊！

但是我們所當非難的，並不僅在大部分軍需產業，不予黑人以就勞機會的這一件事，現在美國陸軍對於黑人，更加以此這件事，尤為嚴格的隔離待遇，又海軍方面；在事實上，也對黑人加以種種限制；這些黑人因為曾受民主主義教育的熏陶，全都切望他們的國家成爲真正的民主主義國家，從黑人的立場看來，當他們將爲防衛美利堅合衆國而挺身奮起的時候，仍然要遭受到種種的隔離與限制，這實不能不衷心感到萬分的遺憾，這是因爲隔離與限制等，恰巧和他們的民主主義國家信念相矛盾啊。

由於前次大戰的結果，黑人的社會地位，已較前大爲增進，所以他們決不能忘掉第一次大戰，美人施與他們的小惠，而在此次戰爭中還是不惜供獻生命爲祖國而奮鬥，但他們目下的心情，都和前次不同，因爲他們覺悟到民主主義既不給予他們任何機會，他們已經用不着爲民主主義而賣命了，但是他們參戰爲的什麼，戰後又能獲得什麼，只有天知道吧！

白人的立場

黑人同胞心中充滿了這種情緒的事實，白人國民決沒有不知的道理，但白人國民不

惟不承認這種現象，甚且對之諱莫如深而絕口不談，在這次大戰中，法國國民的不明瞭本國的現實情形，實在是爲我們所難諒解的，但我們白人美國國民，對於今天的我國現實，是比較法蘭西人更爲盲目，且打算逃避現實，實在，我們對待黑人美國國民，多半違反了民主主義的精神，但對這不可否認的事實，到現在還沒有考慮解決的方法，揣測我們所以不敢公然提出這個問題，那是因爲一旦表明了這種心意則黑人的地位必將變更，而我們的後目的，仍在使黑人永遠處於爲白人支配的地位的緣故。

民主主義的真諦

根據前面所談，當前主要問題，就是：倘使在我們民主主義國家裡，不容許有白色支配民族對色隸屬民族的現在差別關係，那末，我們首先應當決定今後的方針而切身實行：假使美國聯合衆國內准許有支配民族及隸屬民族的存在，那儘可以改定憲法，以明文規定黑人不得享受白人的特權。固然，這樣一來則我們將自民主主義改爲全體主義，但假如我們的本意在此，又何妨公開聲明，告訴黑人呢？假如能這樣做，至少白人美國國民，可以用不着再矯柔造作，拿出一「偽善」的態度，而黑人也可以切實明瞭他們的地位。並且果能這樣則黑人也許驟降爲順從的隸屬民族，至少在我們將他們的叛亂武器——教育亦包含在內——剝奪的時候，他們也決不會起而反抗的了。

民主主義的虛偽

我的意思任何美國人，皆必有一不滿之點，即在今日之世界中，有許多事態皆待剖明，目下的民主主義中，隱昧不合理的地方特別多，他的理由即在其主義與實行的未能一致。希特勒主義雖有許多之缺點，但它至少有一個優點：就是在裡邊並沒有愛同胞與全人類自由平等的語句。納粹主義的本質和其結果如何，那是我們過去所深切知道的，他的宗旨或嫌疑，而有更有害於文明，但揆其實際，則比較那充滿了虛偽的民主主義，那徒有理論而不能實行的民主主義，實在是既不殘忍且無危險！因為與其最初予他人以希望，而結果却給人一個失望，莫如根本不予他人以希望的好。

人種問題的危機

我們觀察我國白人與黑人間的關係，可以發見有兩點重要意義：第一，我們的民主主義，現已經觸到這個障礙，並將沉沒。第二全世界人類也將因這種敵意而分裂，再不能維繫彼此間的和平。今日世界各處的有色人種，都已經想到了長否長此甘受傲慢的白人種支配的這個問題，過去他們雖然在忍受白人的支配，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但究其本心，他們並不是甘心永久淪為白人的奴隸，再就事實而論，他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總而言之，目下白色人種與有色人種之間已經具有了一種深刻微妙而極危險的關係。

係！假如我們仍舊不知道，實在是愚不可及！

曾經受過教育的黑人，當他們充滿了絕望時，除了爲犯罪的行爲以外，並且將喪失去愛國心，在目下的嚴重時局中，一般黑人與他們的指導者裏面，竟有左袒日本的人，在他們的心目中，認爲惟有日本才堪爲將來全世界有色人種的指導者，又在他們之間，並有認爲希特勒比較英帝國主義更爲可恃的論調，推測這種心理，當然是認爲假如打破英國人對於有色人種的支配權以後，那麼，希特勒的勢力因爲不如英國的根深蒂固，必可比較易於應付。到了現在，無論國內國外的白色人種都應該對於以下的兩條道路選擇其中的一條，就是：一，採取全體主義的原則，把世界人類分爲支配民族與隸屬民族，其結果自必引起叛亂與最激烈的戰事；二，設法使全人類全能得到圓滿而自由的生活。

方才所說的就是有色人種與白色人種間的現狀。也許有人說，由於國防與戰爭等原因，或者能使這個危機一時不致爆發，這種話實在是絕大的錯誤，現在白色人種與有色人種的危機已經迫於眉睫，我們僅僅遮掩這個問題，使白人大衆對此不加考慮，實在是無補於實際的，因爲現實的危機，不問我們白人知道與否，已經逐漸迫近，並且這種危機現已籠罩了整個世界，影響所及，我們美國同胞又怎能例外呢？

應取對策的方向

一 那麼，假使我們的本心，果然相信民主主義的生活方式，是最合理的，我們應當怎

樣呢？除了除去人種偏見對於黑人的影響，我們第一步就應當立刻身而力行，剷除這種偏見，不僅平常人，就是大總統也不應該再有什麼顧忌。人種的偏見本來是從外而生成的病態，但僅靠外科手術來切除，是決難根治的，在白種人裡面，知識階級受這種偏見病毒的，比較無知識階級少得多，並且有多數人士，早有這種覺悟，如果自身具有勇氣，就可以不生這種偏見了，但揆其實際，真正具有這種勇氣的人，極爲有限，從這種情形看起來人種偏見的病毒，實在是屬於惡性難以治療並且畢生難愈的病症。

我們既具有這人種的偏見，當然不能因爲它難以消除而任其長此侵犯我國的民主主義，至少政府應該保障全體國民，在經濟上得有均等的機會，並應設法使民主主義國中的有色人種，不能僅僅因其皮膚顏色不同的理由而遭屈辱，此外，政府並當使黑人市民與白人市民，在增進國民福祉的工作上，分擔同等的責任，這才能使白人對於黑人的半寬大的態度和向來以保護者自居的蔑視心理，因而消除，同時，黑人對他們自身的地位，也可以有所認識。民主主義國家的政府在科學日益進步的時候每容易發生某一民族的素質較他一民族爲優秀的心理，這一點實在就是民族的偏見，倘如長此以往，則無論膚色如何的民族，或將有一時期，同歸於劣等。

民主主義爲是乎爲非乎

關於提高黑人生活與改善勞動條件的議案，我覺得很對，但是，假如消除人種偏見

，和他的影響，則舉凡黑人之教育與居處之改善，或予黑人兒童以寬濶之遊戲場所及予黑人以較好之工作等計劃，皆屬一片空談，蓋黑人之困苦仍將繼續存在也。當前之實際問題，即所有黑人是否終永不如與其同階級，具有同等能力之白人美國國民不能與之享受同等之機會，又是否人種的偏見，仍使黑人遭受違反民主主義之待遇。

再有一點問題，即是否吾等美國人甘受由於此等人種偏見引起之不良影響，白人國民對於此點之意見，當僅在恐懼黑白雜婚之影響，但倘語此，則係仍不肯對一千二百萬美國黑人同胞予以權利以恩惠，日後少數之白人與黑人或將通婚，但吾人是否即以此點為理由，決使白人對於黑人始終維持嚴格之支配者與隸屬者關係，因而破壞吾等民主主義之精神乎。

民主主義究為是乎為非乎，倘吾人以之為是，則吾等應即使之具有真實之民主精神。

未來戰爭的爆發點

日方宣傳的威脅

現在日本在亞洲展開的民族宣傳戰，正逐漸發揮它的威力，揣摩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並不是日本對於宣傳戰，有怎樣優異的技巧，而是由於他的宣傳工作，專以過去曾受英

美統治而遭受痛苦的民族爲實業的緣故。

日方所宣傳的，就是日下的英美人仍具有極強的人種偏見。近來東京電台，曾運送對全亞廣播，展開驅逐英美人的宣傳戰，那裡邊在詳細述敘着英美人是如何虐待有色人種兵士，並列舉美國軍隊虐待菲島人及英英屬當局酷使印度兵士的種種實例，以爲引証。同時，德國也協力着日本的這種宣傳戰，煽惑馬來印度及菲島的原住民，使他們對於英美人發生人種的憎惡感，又日本的宣傳，除此爲了力述何以在日本領導下的亞洲，可以繁榮，而在英美的統治下期前途毫無希望，時常改變方式更換材料，及覆說期英美人對於亞亞民族仍抱有人種的偏見，所以說有色人種的期望英美人能真正義與平等精神，那實是絕大的錯誤。

現在我們實在有應該明瞭日方宣傳的危險性的必要，說句老實話，過去英美人在遠東方面，確實對於同種人類的亞洲人民，有過許多欠考慮的行爲，今天我們若仍然不忘記考慮到這一點，是不自覺不可及而且危險萬分，那未來戰爭的爆發點，實在說難說在這哩，美國人裏面假如曾經親眼看見英美警察在上海毆打中國苦力，英美水兵在神戶蹴踢日本人，與英國士官鞭打印度商人的，一定會贊我的話。並且，凡是身臨其境的人，也必永不能忘記東洋人臉上所現出的可怕的。痛恨面容！和他們在黑色眼球中，充滿了的忿怒目光吧！在他們的面容和目光中，實無異預告着我們的未來！

英美人向來有着如下面的一種偏見，「凡是英美人，無論他地位的高低，假如他的

對手是有色人種，即使他是國王，我們也可以任意役使，世間既愚蠢而且危險的事，恐怕莫過於此吧！倘使這種愚蠢的行為僅限於下等人，這個問題，還算簡單，然而，實際上在我們美國人中，能力卓越而性情善良的人，也有常犯這種錯誤，實在是不可解釋的事情。

內在的矛盾與危機

也就是因為這樣，前面所說日本宣傳的影響，實在不容漠視，現在就是對於英美效忠的氏族，或者亞洲有色人種的頭腦中，都因了日本的宣傳而意志動搖了，就是美國國民中的有色人種也發生了難以磨滅的不穩情緒，因為在他們看來，日本所宣傳的全有相當的道理，但他們限於自己的處境，仍不得不對美國誓效忠誠，此些民族都想到過去英美兩國對於他們的生活沒有什麼補益，同時，並明瞭英美對於他們的前途更沒有什麼保障。在有有色人種中的我們的友人，決不是毫無理性，而茫然參加了對於軸心諸國的戰爭吧？在他們來說，縱在日德兩國潰敗以後，這次戰爭仍未必就能宣告終結，因為這些有色人種都能明瞭：今後他們爭取自由的戰爭，或許就是以目下和他們為同志的英美人為對手啊！

那麼，英美人等，也應當明瞭：縱在德軍潰敗之後，他們的戰爭，也未必終結，這一點，我們姑且不論其他的理由，就是根據常識也可以看出：目下成為英美人同志的有

色人種，到了那時候也許成爲英美的敵人，這實是英美人所應考慮的問題。並且有色人種一旦變成敵人，一定是非常可怕的，我現在這樣說，決不是故做恐嚇之辭，倘使在這次對軸心國的戰爭裡，有色人種權且敷衍不拿出全力來作戰，而英美恐種則傾注全力，從舉戰爭，結果有色人種必較英美人有更多的餘力，並且倘使我們不立時具體表明了我們的誠意時，則我們必將要連一點憩息的餘暇也沒有，在這次戰爭終結時，再度的戰爭，又將接踵而至了。

英美帝國主義的危機

保持着舊日面貌的帝國主義原則，和以帝國主義行動爲基礎的世界局勢，在今日已經破壞了，這一點，我們美國國民實在是應該不論英國的見解怎樣，而對於這一點有正確的認識。到了現在，這種理想的世界，已經不能存在了，因此我們應將我們決意表明，我們所企求，乃在全人類的真正民主主義，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並擬使所有的人類分擔這種責任，我們不可在戰事得到勝利以後，才將我們的這種態度闡明，在這次戰事中，倘不使成爲我等同志的有色人種明瞭：我們的戰事，並不在企圖繼續支配有色人種與圖謀我們自身的利益，那末這次戰爭就很難有獲勝的希望了。在有色人種的忍耐天性已經達到了極限的現在，全世界的有色人種，也都如白人美國國民，一樣有着獲得自由平等的決意，並且因爲他們一定要斷然去除美國人種的支配榨取與英美的人種偏見，其爭

敢自由平等的決心，已因之益加堅定起來。目下世界上已經沒有可使這種決意減弱的了。假使我們能夠有先見之明，是可以利用有色人種的這種決意的，現在做着我們同志的海外有色人種，若能明瞭英美指導者，對於民主主義確有不移的信念，那他們一定要勇氣百倍，弓然奮起，而不惜傾注全力貢獻戰爭吧？目下就是印人中，也有一部人以爲：假使英國人能表明其真意，那麼印人必能使英國人如願以償，倘使我們能夠澈底瞭解亞洲諸民族的理想，很明顯的，若我們，以真正的民主主義號召世界則亞洲方面的我們同志，必能舉其全力完遂作戰，假如我們不敢緊把英美美人對於民主主義的誠意，正確地表明出來或使亞洲的有色人種仍然感到恐怕將來還要有爲其自身的生存而戰爭的時候，那麼這些有色人種中的有識之士，必要將他們藏在心裏的話，偷偷地在私人談話裏毫無忌憚地表明出來：「看起來，白種人裏的希特勒，畢竟異於與其他白種人，現在他正與日本成立妥協，企圖使日本利用人近代的軍事資源，把我們從英美美人的支配下解放出來！從今以後，也許唯有這個是最可依賴的吧？」

固然，日本對於有色人種確是站在征服者的地位，但是，無論任何有色人種，用不着有怎樣高深的理智就可以明瞭，應付一個征服者，比較應付多數的征服者，一定容易得多吧！記得過去邱吉爾在華盛頓的第一次演說裏，他的話語曾說道：「英美兩國國民爲了他們自身的安全和一切利益正在威風凜凜，互相搥搥，向前邁進！」但是我們亞洲的同志，却不能安心的：因爲有色人種看來，像這種「威風凜凜，相互搥搥，向前邁進

」的英美兩國，實在是比较日本強勝以後的威脅，還可怕着萬倍的英美帝國主義。

英美民主主義的危機

在這次戰爭裏，英美兩國實在是達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機，我們印度等亞洲各地朋友那，雖然嘴裏不說什麼，但他們的心裏是沒有不期待着我們明白表示英美人種對於他們的立場的「我們是不爲了正義，用基於人類平等原則的全體和平而戰？並且，是不是將來得到民主主義的恩惠的僅限於英人？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諱而不言，或是一味遷延不作回答，就是等於否認，美國人對於這一點尤應首先答覆，因爲英國人的思想無論如何高超，指導的地位無論如何鞏固，我們已經對他失了信任，我們美國國民只應該爲我們自身的利害打算，使遠東的我們的友們，信賴我們的足以成爲民主主義的指導者。

然而，美國現在可能還有這種指導的資格嗎？這是我們遠東方面的朋友們必要發生疑問，近來日本正在極力批評着敘述着我們所以缺乏這種指導資格的理由，現在日本除了對菲島，中國，印度，馬來作這種宣傳以外，並且對於蘇聯也在大事宣傳說，在美國支配下的各民族的期待着英美人種能夠主持正義，實在是屬空談的，不可能的，他的理由是在美國居住了數十年以上的黑人國民，尚且遭受差別的待遇，那麼，其他更可想而知了。爲了這一點，美國對於黑人所加私刑等殘暴的舉動都是日本所深惡的，因爲舉凡美陸海空軍內對於黑人兵的差別待遇，美國軍需工業，勞動公會的擁護黑人，及其他對

於黑人的社會的差別待遇等，都有助於我們亞洲方面敵人日本的宣傳的，在過去，日本已經對數百萬的有色種宣傳人的方式說過：「請看美國的現狀吧！美國人果能論諸權以「平等」嗎？」

我們對於這一點，果能予以確實的答覆嗎？然目下亞洲諸民族仍在期待吾等前往！惟他們因為認為日本的論調比較可靠，所以反而傾聽了日本的言論，也總是爲了這個日本的宣傳，實在是具有相當的威力，這在他們自身，也深深知道的，因為若是謊言，還可以一笑置之，然而倘使是真理，那千萬萬難的事實，是不容你辯論的，假使我們有色人種中的朋友們，對於我們新的民主主義的理想發生懷疑，則我們對他們這種離心的態度，是沒有責備的理由的，我們的不明瞭這種有色人種的感情，實在萬分危險，並且在我們這黑人竟佔國民人口總數的一成的美國，這種危險是更加嚴重，就我們的立場來說，有色人種與民主主義的問題，並不在遙遠的非洲與印度等處，而是在我們的近隣，不是在我們的家裡！現在我們的兩民，並沒有能夠全體對於國家效忠誠，這實在具令人不勝遺憾的事具有分裂性格的美國。

但是，假如美國人明瞭了這種危險責任與特殊地位，我們是不算就具有對於民主主義的必要的指導地位呢？我們雖然相信民主主義應普遍適用於任何人，但是在實行的時候，却僅及於一部分國民，這種矛盾現象，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我們知道這並不是由於「偽善」而引起的我們美國人確不是一「偽善」的人，任何都市裡的每一個美國人

都在確信着平等，正義，及對於任何人皆予以民主主義權利是最正當的，但是，倘對同一的美國人，說到「給黑人以民主主義權利」的時候，那聽到說這話的必以為這種話是一種謬論，以為前後的話決不是出自一人之口的，他必要說，「黑人究是不應當和我們享受同等待遇的」。如果再問一個爲什麼，則那人必搔着腦袋回答說：「我就知道不應該這樣啊！」這一點，實在也是我們的敵人日本所最樂聞的。

美國人究竟因爲什麼而成了這樣的？他的理由實在極爲顯明，就是他們已經陷於心理學上所說的人格，他們具有截然不同的兩重性格一是有率真感，酷愛自由的人，他一種性格，且不談在感情方面究竟如何，單就對於人種問題的看法來說，顯然是不合於民主主義的精神，成爲對於正義平等漠不關心的人。

具有這種雙重性格的美國人，怎能當得起今日世界上的民主主義的指導者呢！如果這兩個性格分別屬於二個人，那麼這問題也很簡單，只要再發動一次南北戰爭，就可以解決，然而過去的南北戰爭，結果並沒有仍未能予黑人以自由及合於民主主義的待遇，他的理由與現在我們不予黑人以自由及合於民主主義待遇的原因可以說完全相同，因爲今日美國所呈現的分裂人格現象，並不是某一個人是這樣，而是我國國民的大部，都如此的。

當全世界數百萬人般般期望着我們爲民主主義指導者的今天，這類分裂的人格，實足把他們陷入絕望的深淵，這實在是不容忽視的假如我們不把這分裂人格統一，起來，

以完成民主主義的指導地位，則這個地位必然要落到別的國家，這國家也許是日本，也許是蘇聯，蘇聯一向以沒有人種的偏見而自已誇耀着，實在是值得我們切記的一點，倘使現在我們再不表明始終保持着民主主義精神的決意，那我們將要失去按照我們理想建設世界的機會！縱使我們能以武力取勝，終久也必要失去我們現在的地位，因為現在的世界人類裡，有色人種是佔着絕對多數啊！

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再提到的是世界上人種偏見最深的，就是我們英美人種，假如我們仍舊蒙在鼓裡，繼續着這種偏見，必使我們的一切，發生動搖，如果我們仍還要抱着現在的態度，則我們必要在這次戰爭中，更換敵友的關係，而開始新的戰爭，那就是我們應該以德國為友邦，因為在今日的世界裡，英美人種除了發動全體主義的武力以外，已不復有繼續支配的能力了，假如民主主義國家決意要實施他的信念，而企圖在人類歷史上的嚴肅階段，確定他的地位時，則必須先將那違背民主主義精神的地方加以檢討！

——寄給黑人市民的公開信——

美國黑人之立場

現在特意寫了這一篇文章，直接對我國的諸位黑人市民說幾句！按我的猜想，在諸位裡邊，或也許有曾經聽見過我過去一再對於白人市民所說的期待的，在這人類自由存

亡之秋，很願意和諸位談一談黑人市民諸君所負的責任。今天各位美國的黑人市民，已經不僅是美國國內的黑人同胞，而是世界上企求人類自由與民主主義生活的有色，白色數萬萬人的象徵者。

前面所說的數萬萬人裡邊第一個所指的就是印度人，他們如今正在生存的土地上渴望自治，其次所指的就是亞洲與非洲各殖民地的許多諸民族，他們雖然有幸與不幸的分別，但也都是同處於他國政府的統治之下。此外所指的，是雖然不在外國人的統治下却是被同一民族中的特定階級或團體所支配的不能享受自由的人類，他們都在切盼着能夠不問居處，血統，與門閥的不同，而能夠獲得同等的機會。

我個人深深知道，諸位黑人市民中，有在痛憤之餘而想到「倘若日本戰勝，將英美人等自有色人種的國家驅逐出去，那實在是大快人心的事這樣的人雖然沒有言之於口」，而實際確是「付度於心」，這種思想，可以說完全是由於誤解了這次戰爭的根本意義，不錯，英美人雖然在口頭上高喊着「自由」，但實際上也許不肯對所有的人類都予以同等的自由，這次戰爭的根本問題，僅在下面這一點，就是這次戰爭，是在原則上承認人類有思考，言論活動等自由的民主主義國家和即原則上也否認人類自由的軸心國支配者間的戰爭。

假設民主主義國家獲得勝利，則一定有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的希望，倘使一敗塗地，則不僅自由難期，就是企圖獲得自由的機會，也要因之喪失了。從這裡看起來這次戰

爭對於黑人白人的美國國民都具有同等的意義，而且其美國國民更與其他民主主義各國的國民處於同一運命！

在今日的戰爭中，所謂「人種」可以說具有重大意義，同時也可以說毫無意義，所以說它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因為民主主義諸國在全國實行民主的時候於人種平等的問題，遭受了慘痛的失敗，又所以說他言無意義的，是因為假使核心國獲得勝利，則人種的差別，對於民主國家的國民來說，毫無影響，因為那時候無論有色人種與白色人種，已經完全失去了自由。

美國民主主義的缺陷

我國的民主制度雖不能說沒有缺陷，但是我國在這次為爭取人類自由的戰爭中，仍然一定要居於指導者的地位，因為除了美國以外，並沒有另一個，可以任為指導者的國家，固然，具有悠久歷史的民主國的「中國」許可以成爲我們的偉大友邦，但在武力戰的時候，除了美國所給的裝備以外，中國幾乎沒有裝備的可言，結果，美國惟有因之擔着極重的負擔。並且到了戰後，美國也必須是爲和平的指導者，現在中國對於戰後的和平，極爲關心，不僅中國如此，就是印度馬來，及菲島的諸民族，與歐非兩洲的被征服的國民也都是若如此，美國在爲這些民族爭取自由的指導者之前，必須先有精神上的準備。

但是我們現在關於這種準備，在那裏呢？今日我國內部的黑人白人的對立狀況，不僅對我們自身是一種危險，就我們一致，企求的戰後新世界來說也是危險已極，也就是因爲這樣，諸黑人市民應該對於戰後的世界，負有特別的責任，也就是諸位應該爲全人類着想，對於自由問題應該以廣義的自由爲對象，研討保障人類共通原則——自由——的最有效的方法。

在我國的白人中間，也有全無人種的偏見的；此一點，應當是諸位深切知道的，在英國雖有爲真正的自由平等而努力的，他們深知諸位黑人市民因爲人種與經濟的差別待遇，而受到如何不正當的苦痛！像這樣人士，實在是爲諸位所應當竭力支持的，假設民主主義敗壞了，那他們也許因了曾經諸位的自由而呼籲努力的緣故，而喪失了生命！在這次戰事中，倘使敵方獲得勝利則諸位也許僅僅復歸於奴隸狀態不再受其他影響，但這些爲諸君自由而努力的人士，一定要做了侵略者鐵蹄下的犧牲。

人種偏見的障礙

除了前面所說的人士外，美國的大部白人市民皆屬於另一類型，這些白人市民祇在承認着他們具有人種的偏見，同時並逐漸明瞭人種偏見的惡劣影響，其認識的程度雖然不同，但這種理解，則完全相同。現在他們已經逐漸明瞭，這種基於皮膚異色的不正確理由而實行的差別待遇，必將一如過去容許奴隸制度存在時：奴隸與蓄奴者雙方，皆遭

受不良影響的情形一樣，不僅受差別待遇的發生不良的結果，就是實施差別待遇的，也要受到與此嚴重的損失，無論在任何社會中，奴隸制度都是兩刃的刀劍，而人種的差別待遇，仍然是奴隸制度的殘滓啊！

在美國白人市民中，還有屬於第三類的，這雖少於第二類却較第一類為多，這些屬於第三類的白人市民的人種的偏見極深，他等所以如此的原因，也許是由於他們未能脫去不良的傳統影響，也許是由於他們的知識程度低下，經過環境不佳，因而想要保持比自身更低的階級，以為構成自身優越感的對象，這些人種，實在應當稱他們為「自由之敵。」！

如果美國白人市民的大部都屬於第一類，那我自然用不着再寫這篇文章的必要，真能這樣，這問題也必極易解決，要之，那貧富與有無教育程度的區別，雖不可免，但現在諸位黑人市民所處的社會狀態，必早在很久以前徐徐相當改善了，又假如美國大部都是屬於第三類的人，那麼，我也必不能想到這篇文章所說的見解了。

在目前的實際情形，却是美國白人市民的大部分都是屬於第一第三兩種的中間，也許因為先天的遺傳的，也許因為後天的教養使我們不能不有這人種的偏見，但同時他們更接受了美國人。對於人類自由平等的理想與訓練，結果他們心中遂被因此產生的極大的矛盾而苦惱着，說句不客氣話，他們確是贊成「正義」的，但他們因想到一旦奉行這種「正義」時，則我國國民生活必將發生一個絕大的變化，而有所畏懼，不肯實行，世

強上的人對於不知道的事，常容易生出畏縮的心理，就這些白人的立場來說，他們由於歷來的社會制度，已逐漸成爲傳統的習慣，而保障着我們在社會上的優越位置，這種情勢遂使他們不肯斷然奉行正義的傾向，更加明顯起來。

既然在原則上決定要實現全人類的平等與自由，就應該打破猶疑一切難關，依照信譽進行，現在這些美國白人市民中大部分都因爲他們對於人類自由的信念，不能實行，而感覺到苦悶，那麼今後問題的關鍵，不是還在這些白人市民的手中嗎？

黑人市民的責任

方才所說的，已經表明了個人對於諸位黑人市民的殷切期望了，現在我既使諸位明瞭，諸位黑人與白人市民是同樣的人，那諸位也應該對他們白人表明，今後當諸位獲得與白人同等的自由時，決不必想到報答，並且，不僅考慮諸位自身的狹義的自由，要更進而謀求全人類的自由平等，此一點，是個人所望於諸位黑人市民的。

我現在談這個，並不是爲過去白人對諸位所加的暴行而置辯，白人們對於諸位的殘暴，實在沒有可以置辯之辭，不過，諸位既沒有忘卻這些暴行的必要，也用不到表示什麼寬恕，我的意思是諸位應當切記着這些暴行，可以看做和「望卷」一樣，使它爲諸位精神的食糧，給予諸位以新的勇氣，新的決意。諸位對於想到過去，故遭受的苦難，不可生復仇之念的，這實在是小小的行徑，諸位應當於想到過去苦難的時候，更生出一種

勇猛的決意，使世界上各地方的人類，不再遭受這種苦難，才是值得謳歌的大丈夫的作爲。

我國的民主制度，確有許多缺點，惟其如此，異日才可以有成爲完全的民主主義的希望！很盼望黑人諸君，永遠爲美國白人市民大衆的同志，白人市民極需要諸位的幫助，諸位的一言一行，都應當使白人市民切實明瞭，在無人種差別，萬人平等的國家中，並沒有什麼值得顧慮的地方。

我深知道這種要求，在諸位中的任何人，都是難以做到的事，前面所說的，實在是盼望黑人諸君成爲比較過去白人，更爲高尚。凡曾遭受艱苦的，倘不能在他的苦難中，獲得教訓，則我們的世界，必致破滅。惟有深知自由被剝奪時的痛苦的人，才能爲真正的自由而奮鬥。

自由平等的先鋒

現在極有待於諸位黑人市民的，就是爲替代白人，找出拿他們的目光，所不能看到的事物來，我深信諸位的觀察力必在白人之上，諸位切不可使白種人們安於比較美國國民的全人類自由理想尤低的現狀，因爲倘使黑人諸君不能自由，則白人等，亦不能有真的自由，假設在這次戰爭中，民主主義不能勝利，則英美軍，勢必組織成比現在龐大的英美入常備軍，並對之加以嚴格的訓練，時刻準備使有色人種屈服，但我們實不能有這

樣大規模的「奴隸制度」，我們當前的問題，並不是有色白色的人種問題，而是「自由」。

曾經因爲不自由而深感痛苦的諸位黑人市民！實在應該將身命，供獻於爲自由平等而戰的十字軍，並因爲諸位的奮鬥，使十字軍的意義光大起來，諸位應該使這十字軍不僅爲美國的十字軍，而爲全人類的十字軍。同時，並應身先白人而奮鬥，過去剝奪了諸君的權利，諸君不能得到分担美國國民的責任，徒對諸君持以保護者的態度，而橫加暴行，傷損諸位人格的白人市民，實在是破壞美國建國理想的罪人。現在我們應該使亞非諸民族，早日打破以人種分割世界的誤謬觀念，明瞭只有全人類的自由才是全世界的唯一問題，而這種希望，除諸位黑人市民以外，是沒有方法可以實現的。

高舉十字軍大纛的，除了諸位還有誰呢？

美國在東亞的戰爭目的

反軸心國的強辯「我們究竟爲什麼在東亞作戰？」我想我們美國人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致的見解，簡之，我們的作戰目的，就是在擊敗軸心國家。如果再加以分析的說明，就是我們因爲已經明瞭：目下我們所享受與所希望的生活，在軸心國獲得勝以後利必將發生變化，我們也可以引用英人的語，「爲民族生存而戰，我們的作戰目的，在於維持我們的生活水準，爲了這一點我們更要確保東亞原料物資的輸入我國，不能海上

交通為軸心國所制壓，藉以繼續與東亞通商，進而言之，我們的作戰，乃在防衛我們於東亞的政治經濟前途。

但是，我並不是僅為自身的目的而作戰的，現在英，法，中國等，皆為我們而戰，同時，我們也在為東亞的友人而戰，並且我們確信，反軸心各國的勝利是對東亞自身比較有利的過去反軸心各國在東亞方面的行為，確有許多錯誤，但是，如果軸心國家支配東亞的時候，恐怕更不可免，所以我們仍舊確信反軸心國的勝利比較軸心國勝利對東亞是有利得多。

過去美國在東亞方面，實際上並沒有支配過任何地域；我們只能說對於東亞，確曾予以重大的政治影響，這種影響尤以對中國為最深過去美國的影響力，予中國以某種程度的保護，使中國能於近代世界中而得到自力發展，關於這一點，不僅美國這樣，過去英國的對華政策也曾是這樣，並且英國的實行這種政策，並較其他國家為先。

又在印度方面，英帝國主義的行為雖曾有重大的錯誤，但甘地與尼赫魯等就是在英國的支配下展開了強力而健全的民族運動。

英國的真正偉大點就是英帝國主義雖為現在帝國主義者裡邊最強有力的，但其在原則上還是容許他民族的自由，就實際來說，印度確是在英國支配下發展為近代國家，到現在才更要求獨立的。

民族生存的戰爭

從此看來，我們所以必須擊敗軸心國的理由就是因為他們是不容許其他民族獨立發展。展的壓制力，現在我們就是打倒軸心國爲目的而展開了空前的大規模戰爭，我們的解脫，是由於我們的勝利，才能保障世界的獨立。

我認爲國人對於這一點，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同時我並望全世界的人類，無論他是敵國或友邦，亦都要深切知道這一點，但現在敵國國人多以爲一旦反軸心國家戰勝，則他們必將永不能獨立；我們雖有意使他們明瞭：「反軸心國家獲得勝利以後，並可使敵國國民獲得自由」，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結果，敵國國民自必以爲國家戰敗後，一定要趨於滅亡，因而他們也爲生存而戰，現在他們已不相信能夠和我們共存於世界，好像就目下的情勢看來惟有殺者存，敗者亡的一條道路而已。

但敵國國民這樣的觀測戰爭的結果，也許是可避免的，我們當所應重視的，就是我們東亞方面的友人，對於善等的作戰目的作着什麼感想，黑色的三萬萬九千萬印度人作着什麼感想，又黃色之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作着什麼感想，他們的人數，都比我們多得多，他們是我們的朋友，還有就是包含着無數人種而沒有人種偏見的蘇聯，對我們的作戰目的有什麼感想，蘇聯雖沒有與日本作戰，但因為他和德國作戰的關係，也是我們的朋友，這些美國的朋友，是不是以美國的戰爭目的爲滿足呢？

倘使僅就民族生存的目的而言，他們自然可以滿足。中國就是爲民族生存而戰的，在蘇聯也是這樣，至在印度，則正在要求使他們獲得統一的國家，以爲取得民族生存權利的先決條件，所以就爭求生存的這點來說，當然沒有什麼異議。

英美生活水準的維持

假使我們說：戰爭的目的在於維持我們的生活水準，那麼，我們的友人，必不能和我們同樣的關心，因爲這一點乃是我們這次戰爭的自身問題，就蘇聯人，中國人，與印度人看來，我們的生活程度，比較他們爲高，並且彼此相去，直若霄壤，還有我們過去的高度生活水準，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利益，所以他們對於美國生活水準的提高，並不抱什麼希望，徵諸過去的經驗，一部人暴富以後，決不能使全部人都能嘗得利益，恰恰相反，是富者將愈富，貧者將愈貧，此一點無論就個人或是就民族來說，並沒有兩樣。我們實在不可以維持我們生活水準的片面的戰爭目的，來告訴我們的朋友，要想這樣，那真不如告訴他們爲維持其自身的生活水準而戰，比較妥當些，但是這樣做也亦頗成疑問，結果還是不如不談爲宜，因爲現在中國，印度，蘇聯三國的生活水準極低，難說維持，實在不足以爲理由，結果還是以絕口不談爲得策吧！

此外如保障海上自由，所以成爲堂皇的戰爭目的，因爲通商貿易究屬各國一致的利益，不過我們昔日在東亞方面的最大顧客日本，現在已經成了敵國，至於中國，則僅能

說他是未來的顧客，因為中國土地廣大能夠自給，並且他的生活程度較低，過去我國和中國的貿易始終沒有達到我國希望的水準，而美蘇的通商關係，也與此同，就大體來說，所謂通商貿易者，必於通商國家的生活程度約略相等的場合，本能獲得最大的成果，固然，英國因與印度通商也會獲得相當的利益，記得邱吉爾好像說過：「在所有英國人中，平均每十人裡，有兩個人依賴着印度而生活」，綜觀最近幾世紀間的世界情勢，我們現在的友邦，並沒有因為我們的海洋有自由，而獲得什麼利益，但是總還仍不失為堂皇的戰爭目的，因現在姑且不論，將來當可以使他們獲得利益，且就其有陸上自由的國家來說，「海洋自由」，不也是一件好事嗎？

英美權益的結局

再者，我們的友人，對於我們把握東亞政治經濟前哨基地的企圖，究竟有什麼感想，這一點也是為個人感到非常懷疑的。我認為他們決不願再協助我們把握這種前哨基地，並且我們應切實明瞭，縱使我們戰勝，也不能把握這些前哨基地，既在中國正在繼續作戰中，同時並已經使我國幫助他們作戰，所以他對於我國的前哨基地，當然不能有什麼意見，但倘若我們因此，就說他在戰爭終了後還要幫助我們把握這種政治的經濟的前哨基地，那實在是荒謬絕倫現在他們已經表明：倘若日本將他在東亞的前哨基地與特殊權益放棄的時候則其他國的特殊權益與前哨基地也必一概抹殺，倘以在這種現狀下，我

們以不談此事爲宜，因爲這個問題或者對我們完成戰爭上有害。

再有一點問題，就是我們皆以爲反軸心國家指導東亞，較軸心國之支配東亞爲宜，按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說，這句話實屬正當，但我們的友人中，並不衷心切望此點，那末我現在說這個實甚遺憾，關於這一點中國似與吾等抱同一的見解，但實際考察則其中尙還有未肯立即啓齒的保留條件，但是目下吾等因係其與國，故中國亦必爲吾等之忠實友邦，實言之，在日軍被驅出中國領土之前，中國必爲吾等之同志，但至日本被驅出後，則適所云者，即未可保證。

中國人的立場

我是美國人，當然對於美國誓效忠誠，但有人以爲我的言論偏袒中國，這是我身因出生不久，就該帶到中國，直到數年前始回故國，所以我對於中國的認識，反較對美國的認識深刻，所以時常由中國人的立場着想，爲中國發表意見。我常常想，假如我不是不普通的美國人，那末精神上一定較現在安適，因爲僅以一部人的言語，爲不能正確的明瞭中國。例如我所認識的某一個人格地位皆優的中國人，曾談述中國的立場，謂：「中國民族，一定能爲友邦奮鬥，一直到血液流盡的時候。」並且說：「佔在我們的立場上來說，我們戰爭的目的，專在打倒日本。」但同爲我所認識的另一位有人格有地位的中國人，却說：「英美在戰爭中所標榜的爲真正的民主主義，如果他們的目的在賜予全

人類真正的自由平等，那末中國一定爲英美而戰。」並又說：「只有中國的作戰，是純爲自由而戰，打倒其他國家的目的，尚在其次，這次戰爭完結時，仍然希望日德兩國國民同享自由。這不僅是個人的理想，凡與我處於同一立場的其他中國人，也莫不如此希望。」——就又和這種之立場的中國人來說，僅獲得軍事勝利，仍不能認爲滿足，他們所企求的，乃在於實現人類的共通原則——保障全人類的自由。

假如許可我爲中國陳辯，那末我敢斷言，二者中後者爲中國人的企旨衷心。

戰爭目的的互異

我很知道中國人的內心中，却希望實現一個全人類得以和平共存的世界，這種熱情實是在中國人戰爭最大的目的，由於這種等熱情，然使他們才發生了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勇猛心、奮鬥力，和持久力他們對於世界上的任何軍國主人，都抱有無限的憎惡，他們的目的，在使世界上，不再有軍國主義者的存在。

總之，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說，中國人的自由才是中國作戰者第一目的。

如果我們打倒軸心軍的作戰目的，與之相符合，當然是最合於理想的事。假如軸心國家被打倒以後，中國仍不能獲得自由，那末他們決不容忍。現在中國已經不容許其他國家在其領土內設置政治，經濟，軍事等的前哨基地，因爲中國人正在爲他們的自由而戰爭中，而且在過去他們就早已決意從日本舉其他諸國中獲得解放。

但是軸心國被驅出於中國領土以後，中國是不是仍舊在我們的陣營中，就個人的懸測，必定使中國明瞭我們的戰爭目的在於打倒世界上的法西斯帝，他們方能和我們協力。如蒙中國不清楚這一點，而對我們的全人類自由平等——即真正的民主主義——信念表示懷疑，這樣他們必不繼續抗戰，這種場合下中國必專心充實國力使自國成爲軍事的強國，以準備和未來的敵人作戰。假如我們的戰爭目的實際上其不在打倒軸心國和軸心國的一切而只爲保持我們自國在世界中的地位，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作戰目的在保持我們的現狀，維持我們的生活水準，與經濟政治軍事上的前哨基地及勢力圈，委任統治地，與保衛領等，那末中國人決不甘心爲此而作戰，設若中國甘心爲這種目的而作戰，那真是愚不可及了。

過去與未來的保障

如果我們在未將全體主義思想完全打倒以前，企並在東亞方面覓得戰友，那我們必須先闡明所謂打倒軸心國的意義究竟安在。反軸心國的意旨，究在打倒德意日的政府，還是想打倒在其背後的思想？或爲剝奪吾國的一切權利？自我們的友人觀之，我們的戰爭目的實在不很明顯，由于過去無數的史實，我們實在難以博得他們的信賴，過去白人等曾支配印度人，印度支那人馬來人，東印度人，與菲島人等，且在某種程度內并支配中國人，將來是不是再能支配此等民族實難斷言。過去的事實然日不淡，至少在目前我

們應當表明將來也要對這件事深加考慮，但是過去我們發表戰爭目的時，並無片語隻字涉及此事，真是遺憾。

反軸心國家在東亞的戰爭目的，實在不能認爲一致。固然我們自身的戰爭目的，或極簡單明瞭，但僅此一點，決難獲勝。如果我們不能在東亞方面獲得友人，就沒有勝利的希望。同時英國在東亞的戰爭目的，也極複雜，真使人無法說明她戰爭目的所在。因爲英國雖然是民主主義國家，但實在是爲帝國主義而戰人類的歷史雖常用「複雜」二字形容，但從沒有比英國戰爭的目的更複雜的。尤其在今日戰爭目的的複雜實足以引起可怖的危險。現在我國（美國）國民因爲具有同一的作戰目的，所以能一致努力作戰，同時能對於共同作戰具有堅定的信念，但在有色人種中的我們的友人——他們的大部已爲我們的友人——則仍有疑念在的。如果我們不使彼等確信，這次作戰不僅爲我們自身的自由與生存，並在圖謀彼等的自由與生存。則他們不能爲我們而戰，因爲在他們心目中軸心國被打倒後，惟我們可以釋然，而我們則不然就他們而言，因爲過去的經驗，爲他們永不能忘而誓必拭除的。

戰爭的本質

前面所說的戰爭目的，決不是單純的問題，因爲這次戰爭本來就是極複雜的，這次戰爭包括數個內亂和人種戰以及模規廣泛的國際戰爭。假如我們忽視這次戰爭的本質，

就必有戰敗的危險。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必須對任何戰線都有相當準備，倘忽視任何一個戰線或者對於某一戰線加以抑壓，或以不當的方法使戰線單純化，勢必發生慘澹的結果。

現在我願意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稍微發表一些意見，我想過去所闡明的我們戰爭目的，決不能使所有的反軸心國家爲之而戰，我們自東西兩洋所有的國家民族中糾合的數百萬軍人，決不能僅爲維持美國國民的生活水準，防衛白人在東亞方面的政治經濟的前哨基地及維持海上交通，使白人自東西獲得物資等目的而作戰，爲謀擊敗軸心國家我們應有更高的戰爭目的。

然則我們有這人種爲謀此這次戰爭獲勝，究竟有足以號召的戰爭目的嗎？

只有全人類的自由平等始足以號召標榜，我們實足應該在日下於我們自負尙爲自由國民的特產將之宣明。

——全人類的自由——

一個口號

當這全世界的大混亂中這個口號已越發顯亮，在這次戰爭中我們所難得明顯的概念，其原因，就是我們過去所具有的環境與觀念，於今已沒有甚麼意義。這次戰爭已不如過去單純，昔日的戰爭僅以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等，能可顯然區別敵方。但是今日

却不然，甚至在自國內部也有敵人，雖縱然在會義上謂之爲國人結果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爲這次戰爭是數個內亂與人種戰及前史未見的大規模戰爭的總合。

那末我們將怎樣區別敵方與友人呢？事實上就是親友兄弟也難以鑑別他是敵人還是友人，自己的敵人，說不定就在自己的家中，直到現在或用以下的口號來區別敵人和友人，這個口號就是「無人類的自由」。如某人對任何人都以自由爲信條，並且爲這個信條而努力，那末我們可以問他所屬的國家和人種如何，都是我們的友人。假若那個人僅爲一個集團的自由而奮鬥，就不論那集團是國家是民族，或是政治團體，都是我們的敵方。

當世界各大國國民的立場將要變更的今日，我們爲準備難以推測的未來，那我們必須牢記這口號，在這次戰爭中，縱然民主主義得勝，戰後的世界也不會再像今日，過去處於優越地位的民族，今後絕不會繼續保持其地位，在世界史上，白色人種雖成爲最暴虐的壓制者，但是同時白色人種並成爲民主主義的中心體，這一點實在是很奇妙，同時並很矛盾的現象。

印度和中國

那末未來的民主主義中心體究竟何在？倘使一個民族不能勝任，我們可以更發現別一個民族。

印度古來的哲理，或者使印人比白色人種尤爲賢明，使印度人以白色人種尤爲明瞭自由的獨特價值，但這不是我們所能知道的，我們對於印度民族只有靜觀其歸趨。

至於中國人，則對於全人類所秉賦的人性，且有廣泛的理解，但今後中國在列國中佔有強大地位的時候，究竟是不是同着多年傳統的知識而仍舊不忘却全人類所具的人性，或者也像其他民族一樣。

在努力強大的時候就侵奪其他民族的權利這實在不是我們所能該言的。在諸民族間歷來的不均衡狀態發生動搖的今日，這等更新的舊民族在未來的世界中，佔有新的地位時，是不是將使這種不均衡的狀態較前更甚，或者使之改善，又或是使人類間發生較此尤甚的混亂，或是使人類的生活較過去爲和諧，實在不是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所能須知的。但我們今日敢斷言的，就是全人類的自由，是人類的共通原則極宜促其實現，若不如是，那麼所有的人類將完全失去自由了。

被忘却的自由

過去我們的民主主義已經被帝國主義聽歪曲，但結果反能仍然的獲得進步與光明，是因爲少數希望獲得自由的人個別努力所致。

我國的獨立戰爭，的確爲平等自由的一大努力，但是我們確立在這次戰爭中獲得勝利，結果仍然沒能實現民主主義體制的目標——保障全人類的自由，過去我們對於黑人

市民的待遇，實在無異於否認我們的自由企圖。又法國大革命也是爭求自由的一大努力，但以後由於民族的貪慾，與侵據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行為，最初的革命目標已喪失。再如中國的革命因受戰爭的影響，目下仍在繼續進行中，過去中國的國民革命，雖有極大的成就，但這種革命的精神，也有因黨派政給而喪失的可能。

又若印度的大革命，則是很好發端，今後究竟能不能忘却全人類自由的目標。尙屬疑問，再蘇聯對於這一點也曾加以極大的努力，但不知彼等今後是不是明瞭：「如不于全人類一自由，則全世界就將失去自由，設問蘇聯將他的敵人驅出他們是不是將放棄謀求自由的鬥爭，恐怕任何人都難以答覆這項問題吧」因爲想推測一個民族的心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現在我們既爲了爭取自由而戰爭，那我們就應充分理解自由的意義。如果不這樣做，縱然軍事方面得到勝利，使戰爭的目的不能實現，假如我們不將「全人類自由」的惟一原則，視同空氣與水等生活的要素，持入人類的生活中，或以爲枝葉問題，使之全無主要意義，若此我們消耗了龐大物力，而完成的戰爭，必將毫無有成果，必使人數的強力，支配民族仍舊形成極不愉快的不均衡狀態。同時在另一方面將使其他諸民族極爲不滿，充溢着反抗的心情，在缺乏誠意，和平條約方慶簽訂，墨跡未乾的時候，早已想到戰爭的再度掀起了。

自由——道義的問題

「全人類自由」的原則，實在是道義的問題，因為在世界中的，我們最有直接關係的道義問題。我們自過去的史實中，可以領悟一真理，然是凡一原則，缺乏道義的一貫性的包容，則無論任何國家，都難持久。第一次歐戰後，倘若我們堅持「全人類自由」的原則，本此決定並調整任何問題，恐不致於引起今日的戰爭。這次戰爭後倘若仍然以此原則，決定並調整所有問題，勢必致於仍然沒有和平的希望。真不知我們究竟在什麼時候，始能明瞭，貪欲復仇，以及不正當的行為，對待人類同胞等，縱使人類的犧牲增加，實在是最不無益的舉動，想一想我們過去同為不正當行為，曾經耗費了多少金錢，犧牲多少人命，假如我們若安於貪欲復仇以及不正當等行為，那麼我們將來必再發生了重大的犧牲。

「全人類的自由」才是這次戰爭的真意義，並且，這次戰爭的真意義，也僅在此點，若問這次戰爭的前線究竟在什麼地方，那末所有愛自由的人羣與犧牲他人僅謀己族繁榮，以及為擴大自身勢力而戰的人羣，對峙的所在，都為這次戰爭的前線。

民主主義就是完全的自由

然而目下，我仍抱有極大的希望，因為我們適逢此重大時代。我們明瞭壓制下的痛

苦，始能理解民主主義的必要，所謂民主主義乃爲完全的自由——人類平等的自由，與政治的自由，合成爲完全的自由，所以在印度獲得政治的自由的時候，倘若想使牠在未來的新世界獲得地位，就應首先除去國內現有的人類不平等現象，予全體國民以普遍的自由，同時我們美國人也當這樣。現在我國國民雖具有政治的自由，但未能獲得人類的自由，我國的南北戰爭雖已將奴隸制度廢除，但結果被解放的黑人等，仍未能獲得人類的自由，也若中國國民雖獲得人類的自由，但尙未獲得政治的自由。

因此，我們雖爲民主主義的國家，但一切尙未完滿，倘不使我們的民主主義趨於完滿，則我們就難有必勝的希望，如果想使人類都能自由，則必使全人類一致平等，當這一個慶祝中印兩大民族恢復舊日交誼的時候，（日譯註：請參看本篇篇首解說）個人對於勝利，和未來的希望，不覺加深，世界人口五分之三——可說佔人類的大部——都是中印民族，如果這兩民族和其他的民主主義國家團結，掃除制新與屈服的現象，改以協力關係，爲人類相互關係的原則，同時我們也一致團結以「全人類的自由」爲人類政治的根本原則，那末民主主義將絕對不敗，獲得最後勝利。

——中國與民主主義——

民主主義國家的聯合

想使民主主義國家聯合一致而想將中國除外，這種思想，已不適於目下，過去所研

討的民主主義國家的局部聯合，就是只想使民主主義各國中的白色英語諸國國民聯合的思想，已經沒有再加考慮的必要，在變化激烈的現時代中，這種思想既顯然極不合理，同時並為極大的時代錯誤。要之中印兩國民都是偉大的民主主義的民族，任何民主主義集團中皆不能將牠們除外。

假如我們想到中國在達於今日地位前的歷史過程，就可以明瞭我們不過處於與此等長之道路上的出發點，無論就民族或就個人來說：民主主義的思想都已滲入中國人的心底，其深入的程度，我們實在是望塵莫及，自西歷紀元前二百五十五年，中國的封建制度開始崩潰，計中國曾於兩世紀的期間，遭受全體主義的統制，與歐洲國民的過去經驗約略相同，其間對於每個國民，都加以苛酷的統制，使個人的利益與其自身的職業，完全適合國家與軍部的需要，而遵從其指令。

但其後不久就發生了反動，以個人價值為第一義的信念，復物於中國——歐洲當然亦將如此——自是中國就逐步踏上民主主義的大道，但中國民主主義的根源並不是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和外部形態，由於偉人君子及古人遺訓歷代薰陶的結果，這種思想已滲入市廛坊間每人的倫理觀念中。

目下中國的心臟幾乎已充滿了民主的精神，和酷愛自由的觀念，實在使所有中國人的血液，更為紅艷，而此種酷愛自由的理念，同時為民族統一的原動力，今日的中國，就是因為這個而團結的，他們的團結，實在是數世紀來血與歷史和民族思想社會習慣

的結合，由此看來縱然發生何種紛爭也不過爲民族結合上的表面裂痕，我們明瞭這一點，當然知道我們的僅企圖使歷史向新的民主主義國家聯合，實在是不妥當，就民主主義之歷史來說就是英國較中國爲後進。

民主主義的尺度

英美人所以主張不使中國參與民主主義國家的集團也自有藉口，因爲他們以爲在決定這個集團中的各國代表人數比率時，難有所謂「公平」的方式，因爲中國人口異常龐大，倘依各國的人口而決定各國代表的人數比率未免有欠「公平」，果然這樣則英美代表數必遠較中國爲少，像這樣民主國家集團，實在是萬不可能的。

或者說各國民主精神的高低，可以各國國民的識字程度來衡量，但能不能讀和寫的，未必就是民主主義的公正標準，今日爲自由而奮鬥的中國國民，雖然未必都能讀寫，但確能爲民主主義國家的優秀市民，似乎不可就因爲他們知識程度稍低，就將他們摒拒於集團以外。一國國民的識字與否，僅爲機會的問題國民的教育程度，但看該國的教育制度如何而定，現在我們固然極端重視識字問題，但中國對於這個問題尤爲重視。

中國的重視識字能力，是最近的事情，除此以外，他們並有種種普及常識教育的方法，由於這種方法，已經使中國國民明瞭自國的歷史，人生觀與民族文化，所以一般市井的中國人雖目不識丁，結果也較雖會讀書而不明事理的一般美國人，教養爲高，倘我

國有人，對於書籍雜誌稍有知識，可知我國研討實際問題的人，爲數極少，而倘僅能識字，則對於實際問題仍無何等意義。

不認識東亞的美國無活

我並不想討論究竟要用什麼手段和方法來結成民主主義國家的集團，因爲假如我們沒有真意，這種集團就決不能實現，現在我所想討論的，就是我們的心理，爲什麼認爲將中國自民主主義國家集團中除外，是沒有妨礙的

如果我們分析這個根本的原因，可以歸於一點，就是不願與中國爲伍理由，不外是爲中國人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英國人，中國人是東洋人並不是西洋人，或中國人爲黃種人我們是白種人，實際說來凡有這種心理的人他內心裡還不承認中國人和他居於同等的地位，他們不明瞭中國人，固然有劣點，但同時我們也有不如中國的地方這種心理，實是在由於常識缺少的原故國人對於遠東認識不清的程度，實是在我所最感驚恐的事，假如我們不設法增加對於遠東的認識，那我們縱然在這次戰爭中獲勝，也必於戰後趨於毀滅，蓋於戰後建設新世界的時候遠東民族必要求他們所應有的地位，屆時惟有探知和我們協力的同其他國民詳情的才能負擔建設的事業，缺少認識的當不能負此重任，而自政府首腦以至極需充分知識的機關，對於遠東情勢，都懵然無識，我們實可斷言，這樣對於遠東的認識不清，幾乎已成爲我國國民間的普遍現象。

缺乏認識的結果

由於缺乏認識，才造成了我們妄自尊大的心理我們多不學習華語；其實華語並不難學，目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都如用這種語言，假如有學習的決意，那末對任何人都不是難事，且如能習得華語，我們就可研究偉大的民主主義歷史和種種文獻，但是我們因為過於缺乏認識，就這一點也未能明瞭，結果遂不想學習，我們一向自大，僅期待中國人學習英語，以為必要時，直接可用英語相談，但在今日我們極須知中國人相互表明意志的時候我們沒有這種能力，不知怎樣入手，在我國的大學裡幾乎沒有設立中國史講座的史學院，中國文學講座的文學院，和關於偉大的中國哲學的哲學院。這種種都足以表明我們卑鄙的自大態度，至於我們宗教關係的學校，他的自大態度較此尤甚。

這種因缺乏認識而發生的自大心理，使我們心中發生了成見，就是凡美國以外的人種——但英國不在此限——都屬劣等，現在我們對於這個實在應該加以坦白的檢討。愛本國的一切本來是人的常情，並非不可，但不可過於盲目，我們的一切就在我們自身看來也未必完全都好，即使真好在其他的人類看來，仍未必認為至上，民主主義也有種種不同的型式，我們的民主主義不過為其中最新的一種，且尤其進步的就是我們的民主主義不過為適應我們的必要而生成的我國為極多人種的集合體所以為了團結這些複雜人種就必須採取一種政治形態，而中國民族，已經在歷史，人種，人生觀和社會習慣等點完

全一致，由此看來，我實在沒有使他們民主主義形態改成和我們同樣的道理我們不能因不理解的關係，否認中國人特有的民主主義形態，如果這樣，實在是令人笑煞的事吧。

美國的反省

我們對於世事，實在是十分的缺乏認識，我們的知識，極待充實，目前的世界情勢，決不是兒童的世界，我們必須具有相當的判斷力和知識，中國人對於我們的國情，知道的很詳細，他們中因有大部通曉英語，所以能讀我國的書籍，研究我們的政治形態和生活狀況，但他們並不是因我們的一切為優，他們所以這樣做，不過為具有思考力者的常則，——先求理解。目下我們所需要的，也就是這些前進學習的心情，我們在這時，不必生自卑的心理，我們應學習他國的情勢，以為認識自身的幫助才能夠明瞭我們對於其他人種與具有異樣民主主義形態的其他國民，實在沒有持以優越感的必要。

目下我們所應注意的，就是學習世界情勢後並不致使我們發生自卑的心理，我們對於未知的事物不要像嬰兒似的，深懷恐懼的心，我們美國人常常容易發生優越感，不然，就有發生恐怖感的傾向，至於我們究竟是不是比其他人類優越，却不加以進一步的檢討，只以為必須這樣誇耀，得鼓舞士氣，但是對於這樣特有的士氣，並沒有充份自信，當這極需振奮士氣的時候，國民士氣且有使人懸念的趨勢，就事實來說，如不使國民士

氣有更堅定的基礎，那末士氣很有沮喪的危險。但是雖然這樣，我們仍不恐懼，因為我們的確具有良好的民主主義形態，而且今後我們當可明瞭，就是由其他國民看來，這也是同樣良好的別種民主主義形態，民主主義國家的優劣，並不在形態的類似及其造因如何，乃在於民主主義下產生的國民爲如何。

民主主義國家聯合上的障礙

中國人的心髓，都充滿民主的思想，美國人也是這樣。中國人幾乎完全決心維持民主主義的生活，美國人也是這樣，此由看來我們實在有充分的團結條件，因為我們具有共同的精神，由於這種根本條件，在着手聯合民主主義國家的時候，只須對於聯絡的機構，加以研討，但是這種聯合的手段，不應該僅僅由我們設計，我們應當和中國人共同謀求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團結，因此，必要明瞭中國人的本質和思想，他們是明於時勢的聰敏民族，對於人類團結的工作，比美國人的經驗多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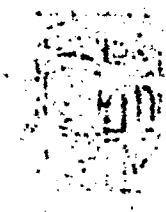
如果在集結民主主義國家的時候，我們心中仍存有人種偏見或民族文化的優越感，那末和中國人交往時，必發生嚴重的結果，屆時他們必發現我們這種心理，不再想和我們聯合，反之，假如我們基於人類平等的信念，切望這等聯合的實現，也未必不可順利完成這個目的，只要能忍耐，力謀彼此互相瞭解，當可發現必要的手段。

潛在的人種的偏見

我們美國人向來以公平聞名於世界的，我是否認縱然我們偶而發生錯誤，有欠公平，也對於他人的批評爲敏感，樂於接受，但目下我們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我們對於有色人種常在無意識中有欠公平，我們對於這種不正當的行爲，實應加以充分的檢點，因爲目下我們已經處於和有色人種發生新關係的時候，過去我們對於不用英語，母語的民族常在無意識中有欠公平，但今日我們的友人中，大部誓不用英語，所以假如我們想到這點，應當知道這種態度實在應當加以檢束。又我們對於美英以外的人類，常於意識中有不正當的態度，這也是應加檢束的地方，我們應該知道世界人類的大部分並不是美國人，也不是英國人，我們對於自身的缺乏認識和片面的觀念務應加以檢討，我們不過爲世界上的一民族，民主主義國家之一，然我們的居於中心地位，却是事實，又我們是不是能爲今後世界的指導者雖是疑問，但是我們應先有爲達到這個目標的準備，我們在此後數年內應有迅速的進展，這種速度應是普通進展速度的二三倍，同時我們應將如同嬰兒般的偏見，虛張和恐怖心等，完全除去，如不這樣作那末未來世界的指導的地位將爲中國蘇聯或印度奪去，我們決不可妄自尊大。以爲滿可安於目下的形勢，現在東亞的數百萬人都在期待我們假如我們明瞭我們的種種不能滿足他們的期望時那末他們決不能仍舊的期待我們了他們都有判斷力，並不是像幼兒般懵懂且凡西洋文化學術的可以

借鏡的，他們都已經習得而還不能認為滿足，在今日的危機中，他們仍在期待着我們，當這爲他們在觀察！我們今後方針時的態度，今後也許必如是！我們實應明瞭，！我國以外的民主主義國家的真象，克利浦斯使節團（原註：英政府爲研討英印問題於一九四二年春派遣的使節團，團長爲克利浦斯，故名，該團一行結果並未獲得何等成果，此已爲世人所週知者，但當時美國之識者，皆以爲自此可使英印關係，入於新階段，對之極爲期待）訪印的真相我們雖然還沒有聽到，但個人深信，美國的派遣該使節團純粹是出於高尚的動機，決將他的公正的信念行之於印度，同時印度的指導者們爲高尚純潔的人士，他們亦在推行其公正的理念。我們決不能責難印度尤其是印度的處境恰巧和我們苦時的處境全同，別如國家如何雖然不知道，至於我們則決不能對之有所責難，我們不可僅責難他人而應該先對其他人類民族有正確的認識。中國的真象我們也不甚清楚，不知在我們關心民主主義國家集團的重要問題者中，究有多少人，曾研究中國歷史與其民主主義精神下的偉大發展歷史，又不知在我們中國有多少人除去研究中國今日的民主主義形態，政治形態外，並曾經研究中國人等在日常生活中所實行的民主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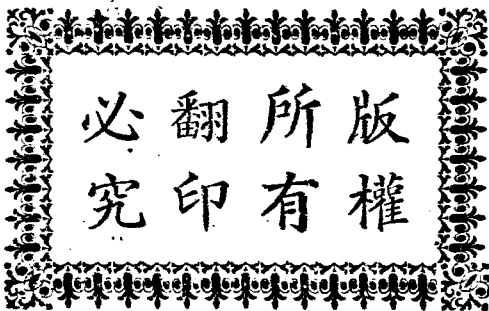
我們對於自身的懵懂應有自知之明，我們應更加強決意，對於所有民主主義國家不論其所在，都進而圖謀與之團結即就用這種決心解決民主主義國家的集團問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四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六版



定價

中儲券 28 圓
聯銀券 5 圓

(郵費在內)

原著者 美 K. Pea Bank

譯述者 武進周鵲痕

印刷者 岱東出版社
北京宣外大街

發行者 文化書店
(上海四馬路)

南京志文書局
蘇州新潮書店

以及全國各大書局

BC
29.712